

筆記小說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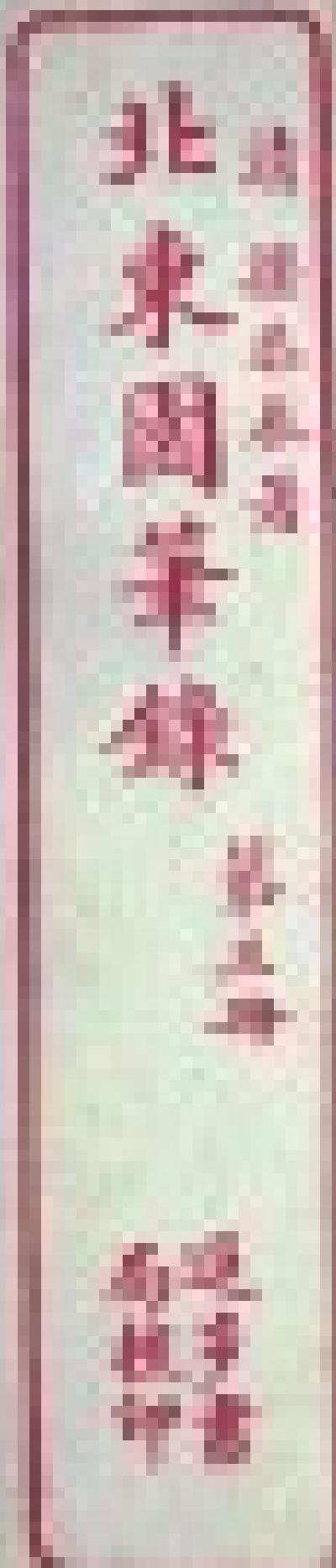
集

北東園筆錄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清 梁恭辰著



北東園筆錄續編卷第三

福州梁恭辰撰

江南舉子

江南近科鄉試有數舉子於寓樓連夜閨鄰居似婦女泣者聲甚幽咽視屋梁有穿漏處一人疊几上窺見小樓中設靈座孤燈熒熒一縞衣婦年稚狀姣以巾搵淚而哭其人招眾畢登高壁摩肩塵土索索下婦若覺之者仰首長歎一聲顏色慘變吐舌三寸許歟然捲燈滅影眾駭絕墮若累祺有破額傷股者各驚悸蒙頭而卧翼日訪其鄰則室無居人或言數月前有某氏婦因夫死而自縊以殉者眾皆憤喪並以破傷不及終試事歸此事潘壽生為黃霽青先生所述先生曰此婦生前節烈死後猶悽戀故夫光景何等可憐乃聞聲而為穴隙之間覩狀而甚飛梭之擲樂因哀感懼以喜招然則貞魂三寸之舌即謂之廣長說法可也彼子衿佻達者何不引以為戒哉

梁國平

廣東東安縣梁國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矜全後見夢於其戚曹盈中

者謂蒙天監為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別云云曹醒疑信參半踰歲又夢與國平晤叙如平生歡云復荷上帝加恩遷擢甘肅靖遠縣城隍已於某月日赴任矣曹問前任之神何以更替國平言舊神亦係同省高州府信宜縣人姓雷名鳴邦新陞甘肅都城隍故我得膺是選臨別作四詩為贈記其二云聰明正直始為神囑爾諸昆好敬親從古吉門多行慶和平終屬一家春處世須成大丈夫無驕無謫是真儒田園世守詩書業耕讀人家澤自腴詞雖淺近而義闢勸勉此嘉慶戊寅三月二十五日夜曹所記第二次夢也

張氏子

浙有張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達每值清明中元婦女野祭夜哭時輒窺伺竊聽樂此不疲意蓋希邪緣湊合也後於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幽巷聞有哭聲達戶外悽惋絲擊知為新孀傾聽良久魂蕩神怡因其地去家近亟返攜所吹簫至則哭猶未已乃當門負牆而立鼓脣按指覺鳥鳥聲入孔相應方快適間忽若有從背後批其頰者所吹簫墮地如梨遽負痛抱首歸氣續如縷向其妻述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為樂豈知今乃遭大苦耶視所批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每臨

哭必先覩戶外聞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其夫者顧不能守本終喪而歿矣

犯淫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為淫三婦七屈誰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為鬼蜮悔從墓地結鴛鴦寄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間花艷且香可為淫人閨閣者下一鍼砭時楊雪椒先生官湖南為予述之如此

張南珍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傍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為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廁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有指像戲語曰爾尚未當差耶張曰老爺不見喚耳散後越日張半倦伏枕瞥見皂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樓過池上平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為何地也佇立良久皂衣人曰官升座矣則見短身白鬚藍袍短褂而頂戴者據案坐旁一吏侍張膝地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來此何如張始悟為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窘復叩頭稱願執役但

有心事未了。懶懶寬限。神詰其為何張以三柩。尚未葬。訴神顏似不懼。曰爾年已七十三矣。此事不應早了耶。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顧更捧巨冊進。略一展帙。遽色霽。點首曰。爾尚有一點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也。麾之出遇故隸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耶。拍其肩。遂醒。則僵卧已三晝夜。妻子環泣以心頭尚溫。未即相廢耳。張為人和易。筦庫日有蠹吏夥造偽。半冒徵事發。曾為設法補苴。竊求當局多方開釋。卒免駢誅。得從末減。蓋其力也。神所云一點好生之心。其謂是耶。

冥誅

吳江舉人周某者。素無賴陽施陰。設噬人以填其慾壑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為入都計。邑令慮其生事。餽金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瘋癲疾。縱飲歌哭。舉止改常。家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曉起。於屋後見浮屍。撈視周也。頭上隱隱有紅縷。若刀割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先。一夕。有縣役於初昏時。聞聽差傳呼聲。意邑署比較也。往近趨視。廳事寂然。及蹄聽。則聲出自城隍廟。因赴廟遇素識之術士。於門搖手。止之。暗中共覩。見堂上燈火照耀。階下鬼影叢叢。神視事處分茫昧。不可辨。繼聞呼周某名。鬼卒抨一人前。琅璫殿耳。神拍案怒。遽命曳出斬之。覺陰風颭然拂面。而過冷沁毛。

骨而堂上影響滅矣駭異歸比曉聞其淹斃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其妾致斃者周與某姓素無交誼因是往弔以危言驚其坐人某姓惶懼沈餽以塞其口顧聲聞四播從而覬覦者衆被訟入官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婢死不明周為之強制其親屬致有銜忿自沉者就此二事其被冥誅也宜哉

### 試卷燬名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點名日三場俱值大雨應試者渾身濡溼挨擠踉蹌落後攪先無復魚貫而頭場尤甚錢唐張某於人叢倒地為履齒踐踏以致慘墮他如摩肩墮崖躡踵遺履者紛紛藉藉黃靈青太守適應鄉試三場因失履轍而泥行坐女字四十號此舍先為號軍堆積雜物黃將考具暫置於右間之三十九號出借同試之穿靴而備鞋者再入號則油帛坐褥號軍已代為安頓呷茶偃卧剛息餘喘聞呼三十九號者至矣起視壁間字方知越次顧疲甚倦於搬挪且念兩舍昆連共一號單無關弊竇不如通融易坐之為便也因向本號者告之誤且與之商再三乃允其人武康王姓談次頗自負闡藝意氣甚雄蓋慕游歸而應舉者也十四日黃晚睡方熟歇見一披髮女子掀帘撲壓王聞驚呼喚黃覺知夢魘耳尋常置之俄頃則王亦覺喊黃

呼之醒詢其狀與所見同時黃病目赤眵昏特甚中秋夕未瞑即寐夜半聞王失聲  
喟曰誤矣起視其卷面燒一孔大如鵝眼錢云適欲如廁剛揜卷蠟煤爆落致此因  
告巡綽官乞換卷監臨諭以毋庸換給不干貼例也王回號仍欣然謄寫未幾復聞  
呼聲更厲視之則卷面燒痕細如線杳而姓名燬矣蓋其五策已鈔畢將收拾交卷  
忽遭此厄也再以換卷請監臨責其粗心屢瀆堅不之許乃頓足涕泗而出竟登藍  
榜意者紅蓮幕下有以召游魂之變耶受之者當自知耳

微行摘印

長牧庵閣老麟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聲一夕微行遇令於道公直衝其  
前尊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也今  
汝盛陳儀衛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為無已其從予行乃悉屏其從者攜令手偕  
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令曰得毋勞乎且與子飲酒遂入據坐間酒家邇來得利如何  
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  
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買賣者每月悉徵常例錢蠹役因假虎威加倍勒索是以  
小民殊不聊生因縷述某令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

無覺察乎。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輸值訖，出謂令曰：「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盍分路而往？」令即去。公復回到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寓客處。公曰：「汝今宵當被橫禍，我此來非為寄宿，蓋護汝也。」酒家異其言，遂留之。至夜半，聞剝啄聲甚急，則里胥縣差持硃籤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嗔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為者？」公強欲與俱，遂連拽以行。酒家喪魄不知所指，公慰之曰：「看我在無恐，會即釋汝也。」至則令升座，首喚酒家，公以韁帽蒙首，與酒家並綰鎖登堂。令一見大駭，亟免冠叩頭，公升其座，笑曰：「吾固知汝之必違酒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却一員摘印官也。」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凡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蓋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村中有富翁，聞而義之，語兄曰：「吾正需傭，今與若三十金。若弟為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新婦入門久之，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夫泣語以故，婦

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婦謀諸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笥將促其夫贖弟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死金擲諸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嫂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任幼植先生

家大人曰江南任幼植先生大椿為禮部前輩禮學小學俱精記誦博洽一時無兩翁覃溪師稱為畏友而以乾隆己丑傳臚浮沈即署晩年始得

記名御史未拜即歸道山本朝二甲傳臚鮮不入詞館者人皆為先生惜之先生自言十五六時偶為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自縊死其魂訟於地下先生遂奄奄卧疾魂亦被攝考問閱四五年冥官親鞫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其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是紀文達師嘗曰冥官治是獄者即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聞其追話冥司事幼植對之猶慄慄也

顧郎中

有客問顧郎中以冥王果報之事曰陰間判獄仍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顧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憑人心人但問心無愧即冥中所謂善閻心有愧即冥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徧不倚幽明一理儒佛無分按此說平易近情天堂地獄原聽人趨避也。

述警

乾隆間福州某甲震死久之或傳其在逆旅嘗負鄉人客死者千金之託致其舉家窘死此雷所以報也同時同郡甘蔗洲民某乙弟病瘵利其資賂醫藥投之醫度其弟疾本必死而賂可計取也乃請緩圖而謬其證與藥以愚某乙弟死醫如約責賂既而醫偕某乙入城舟行傍江滸有虎躍登其舟啣某乙去而爪敗醫面瘡所得賂求藥乃愈客或以此事告家大人者曰使天所顯戮咸若是雷是虎天下孰敢為不善惟其不盡然也人乃疑之耳家大人曰人世議獄固有獄具輒刑不俟奏報者如重案請王命即行正法者是也有奏當報可而後行者如硃批即行正法者是也有遲之又久而不之刑者如緩決減等者是也而矜疑之獄八議所寬者亦時時有之彼遭雷虎顯戮者其不俟奏報而即刑者歟其他報有遲速而或疑其爽安知

非遲而有待而報之終爽者又安知非如人世矜疑八議之比具漠中別有權衡者歟

慢客招尤

余隨任桂林時聞前政某中丞性簡傲每日必午睡半晌不許家人驚擾一日某學使來拜大門外已傳鼓矣中丞方偃蹇在牀司閻者持名柬啟請勉而後起時方暑熱呼湯盥身面再四又俟其通體涼乾然後著衣冠徐徐出迎則日晷已移六刻署中賓朋咸竊笑之學使在輿中熱不可耐憤不可言相見後草草數言即別兩家僕從皆知其不歡而去而中丞懵然也越日中丞往學署謝步亦在大門外苦守一時許而後獲進是日天愈酷熱中丞坐輿中久已經中暑及至廳事言語失次竟至踉蹌而回卧病旬餘日而後出有學使叩來問病者私語人曰是日中丞到門司閻者實相戒不傳鼓蓋僕從等暗修前日之怨故使主人遲久而後出也按此事雖小而招怨甚大昔史記載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家訓云門不停賓又云失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此皆不以為小節而忽之也若某中丞

之事，則愈當引以為戒矣。

### 周次立

家大人曰。周次立邑侯以勤。宰丹徒時江浙大旱。所辦荒政最好。地處四衝。大吏過境者絡繹供帳飲食。率用六簋。不設海味。所費不過二金。當時州縣謁督撫不送門包者。惟次立與陳曼生。鴻壽兩人。雖索亦不應。嘉慶甲戌。余挈家進京。過鎮江。次立亦以六簋餉余。曰毋嫌其薄。數年來自督撫至道府皆一律此物也。余笑謝之。忙中告余曰。某坊里甲昨報客寓一人猝死。以無親屬。當詣驗。見其人斜倚椅上。一手猶執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斃有一隨伴小僮。言昨日初到此。向在某官處為長隨。以事逐出。云當往京師。提督府具控。毫無疾病。方坐椅上吸烟。忽若有所見。自呼曰。我該死。立時氣絕。問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驗其身。實係中惡死。無他故。檢其篋。忽得一控狀稿底。又一冊。羅列主人陰事多款。余念此冊不可留。是將興大獄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冊中多款虛實不可知。然此輩陰刺主人劣跡以為挾制之具。挾制不得。則反噬傾陷。且將羅織多人。喪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陰靈不泯。而為是歟。余謂次立此舉必有善報。後十餘年。余官

吳門聞人言次立已為丹徒城隍確有所據或曰得自張真人語殆不誣矣

請旌良法

安化陰文毅撫蘇時以一疏請旌常州府屬武進陽湖兩縣貞孝節烈婦女三十八人一疏請旌江寧府屬上元江寧貞孝節烈婦女五百餘人各建總坊以表之其總祠則聽地方紳士之自為在朝廷不過費帑六十金而潛德幽光闡發至三千五百餘人之多微特世所未聞亦古所未有也時家大人在江蘇藩任裏辦其事因念法屬勦舉慮各直省之不克周知請宮保將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直省照辦復慮各省雖奉咨收掌仍在吏胥未必能家喻户晓並囑各牧令照刊一冊廣為分送乙未重過吳下果有曠典闡幽錄一書通行為之欣慰不已夫各直省之待旌者不可以數計寒閨嫠婦編戶為多國家慎重科條維持風化法良意美至深且遠而胥吏即藉為需索之端一婦得旌費須百餘金視所領坊銀加至數倍窮簷若節其何以堪今則普天之下官府閭閻各有此冊紳士牧令即可據此冊照案請行而不虞吏胥之阻隔將見兩間無鬱而不宣之氣名節日尊風俗日美則此冊之功德亦詎有涯哉余僑居浦城適周芑源廣文啟豐亦總建寧府七屬之貞孝節烈

婦女雷李氏等三千一百餘名口。合為請旌如江南之例。余亦勸其俟奉覆准後即為刊冊廣頒。蓋總祠之成。總坊之建。皆尚需時日。而祠中牌位既繁。坊上姓氏尤密。殊不便於覽觀。不若壽諸棗梨。俾得人人寓目。因備述此事之緣起以示之。廣文性好善事。合浦邑千萬人中所熟視無覩絕口。不談者不憚未訪筆墨之勞。不惜州府吏胥之費。以獨肩此義舉。聞廣文年過五十。無子自舉此事。踰年即得一男。其亦可以勸矣乎。

### 江鐵君述四事

吳中江鐵君沅良庭先生子也。始棄儒為僧。後復返初服。家大人藩吳時與為文字交。嘗聞其雜述數事。一為婁東王明經樹獲言。其鄉人某闔門燭死少喪。無遺並來。未半月之婢亦與焉。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行。不測其何隱惡而天罰之酷。且及婢之初來也。適有請乩仙者。以其事叩之。乩示曰。其家散棄五穀太甚。縱小兒女食且弄媼婢。亦共為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為其無惡也。擬俟其悛。以小災警之十年矣。而狼籍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為輕。又付瘟部。瘟部亦如之。遂付大部。婢本不在刻中。三日前主與殘食。拋窗外落糞堆中。而祕不言。故並殛之。又言有書賈周某。

端且謹出納不苟。一日語予曰：某賈書市中，有懦生攜一少年求小說，所謂肉蒲團者。某正色言曰：君讀書人所攜者非子弟即學徒也，奈何問此？何以訓後生？何以作士子乎？吾雖市井不屑售此也。君勿復爾。其人愧甚，揖謝曰：某失言，謹受教。當書紳也，踧躇而去。予曰：此人聞法言而受，必改過矣。亦善士也。因憶有朱姓者，以鬻書家漸起，後忽自刻小曲售之。予謂之曰：爾鬻書，因與我輩往還，若售此，則與負擔廝役往還矣。後毋如是。朱曰：我貪好價耳。予曰：爾貪目前之利，以此壞人心術，必有冥誅可速改之。不聽，未及一年，其子竊資淫於外，乃為之娶而分室，昇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肩殘書鬻於市，旋死於街亭。又言：慈溪北鄉有瞽者，貧欲遣其妻，妻不可。瞽者曰：若去，則俱活；若不去，且俱死矣。不如我先死。若自可去，遂欲自死。妻不得已，改適。謂其後夫曰：瞽者無所賴，吾當月再往為之縫紉洗滌，不宿即歸也。後夫許之。瞽者因得賣妻洋銀，以其羸，夜弄之有聲，旁塾童子艷之，盡竊去。瞽者遂縊。越日，其婦至，驚哭亦縊。後夫次日往視之，痛人與金兩失也。赴水死。其母聞之，又縊。某日，天大雷雨震死。塾中學子十六人，蓋與聞其事而均分其銀者。塾師不與知，小生不得分，故免。時道光庚寅某月也。又云：勸善懲惡之言，或書本或單片，流通於世。功

德無量。即有棄擲或輕亵者，得一人奉行便燈傳無盡。一人驚覺便轉敗為功。曾聞有中表兄妹俱為舊族名門，才貌雙絕。各有慕悅之意。雖得數面，而俱有尊長在前，不能達也。後值演劇盛宴，堂設珠簾屏隔。內外其表兄避酒潛探後堂。見其表妹不在席。乃東西散步到一書房。值其醉憩小榻。頹然粉融脂散，喜極暱近。忽觸壁間小軸墮地。取視之，乃戒淫文也。語言危厲。讀之悚然。汗下疾趨而出。雖此少年本有善根，亦全賴此當頭棒喝矣。

### 烈婦釋冤

江鐵君又言：江南某科鄉試有某生者，聞鄰號謹聲，視之一生碎盜剗面流血，滂然。某問其故，則有鬼附其體。言妾夫婦貧賤，攜子傭此人家。此人窺我色屢調，我不遂。陷我夫容死復凌逼我。我遂投繯。今來取其命耳。某曰：然則烈婦也可敬。若子今在否？鬼曰：我死後丐於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丐如故，恐不免溝壑。奈何？苟貸其死，命以田產若干給爾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祀，生者有後，可乎？鬼曰：如此甚善。但彼未必從。且我奉冥牒，但追命也。某曰：彼畏死必從。我為若成之。否則仍取命可也。鬼曰：甚善。君為我要之。鬼去。其人遂蘇。某問之，信且告之。故其人唯唯。既出闈，至其人。